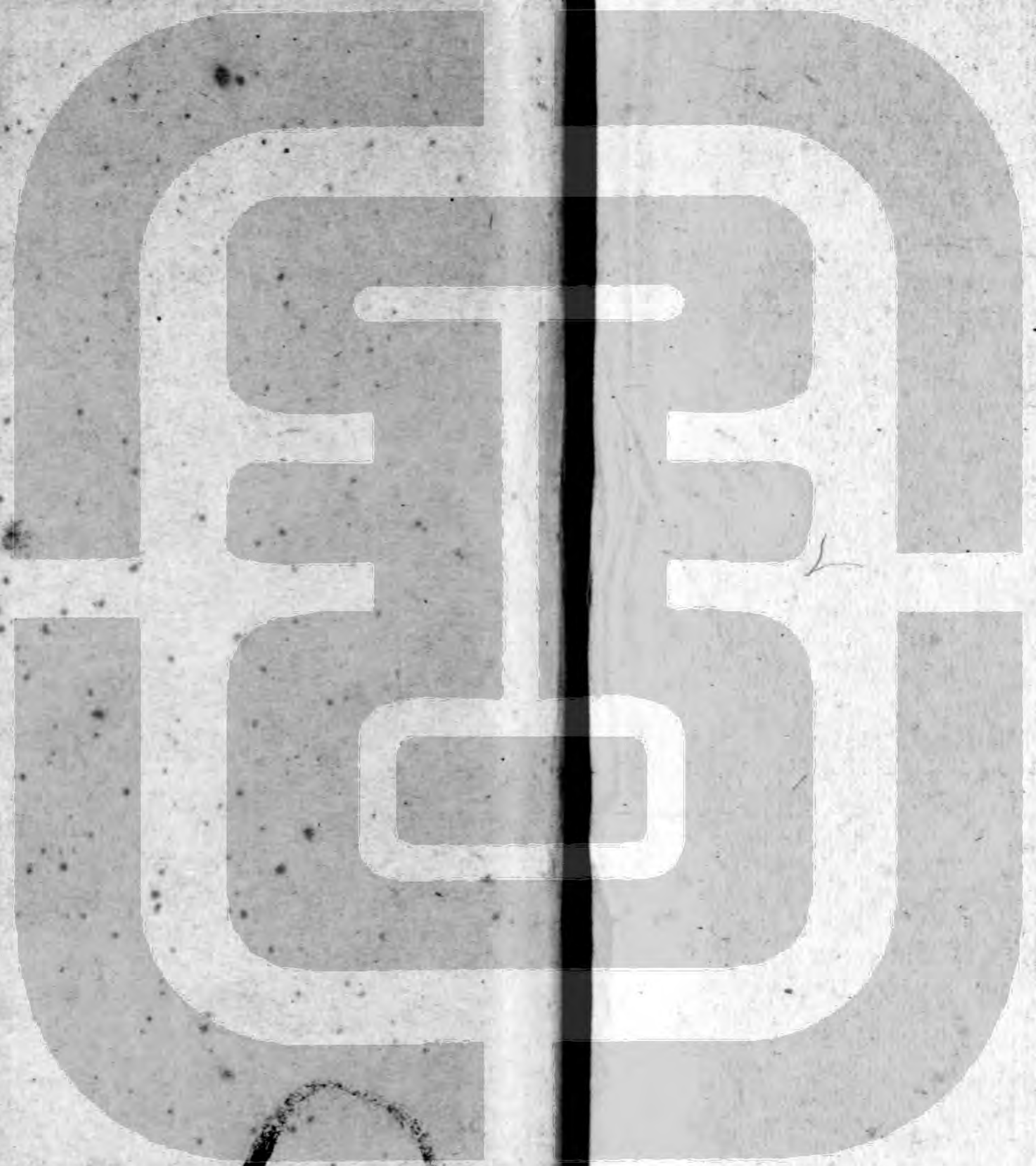


尹河南全集

第三册
卷十五至卷二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

奉郎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

耿公墓誌銘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

國子祭酒

事知河南府浍池縣事侯君墓誌銘
故贈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

授右監門衛將軍使特節惠州諸軍

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

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李

公墓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持

魏君墓誌銘

公諱節字守約其先代北人大父暉事後唐
為清泰功臣嘗以節帥彰國軍晉初以忠於

舊君遇故人景延廣匿其三子君父其中子

也得亡太原及劉氏据其地以材勇隸帳下

為裨校乾德初劉氏大將有欲其地內屬者

謀覺帝聯生死君尚幼得小校張謙者持養

數年歸於叔父讓之為岢嵐軍使君往來河

西以騎射名軍中從父兄繼倫立功河朔君

往依之補衙內都虞候將奏以官有善相者

於游

李穆是季。唯
應是奇嵐軍
也。終名三可於

謂曰君名一職即死不則逼道五十為豐家時
相者言他事屢中君决信不復意仕繼倫卒
始來河南因家焉君性剛决少長兵間樂散
施以義氣自許與人附處勤懇持規矩早意
謹甚以是當世貴人多與之接年五十六△
年△月以疾終於家始景氏所匿其長勳後
貴顯繼倫其嗣也勢即奇嵐軍使准君父亡
他國與兄弟絕故闕其名君期郭氏治家訓
子慈甚而法後君若干年而卒生伍子宗溥

其將聖

新博蓋不
字是未字

宗礼宗濟宗詠宗源宗溥宗礼皆早亡宗濟
唐州團練推官宗詠給事政府宗源三班借
職女三人長適尤氏次不嫁俱亡孫七人仲
堪業進士仲方太廟齋郎餘並幼景祐五年

四月三十日諸子奉君及郭夫人之喪合葬
於河南太尉鄉萬安山之原唐州從事君以
誌文為請初予在樞密五丞相麻從事君其
婿也與之為有舊後予親之喪在外從事君
助予奉之以歸是嘗德於予者德且舊於其

古於王

有脫文
無脫文
下陷字
或仕下
誤

并序二
字旁注

披被

親之葬是宜為之銘之曰

嗚呼君之先或蹈大義或陷危國家再覆而

嗣卒以存其艱甚哉及君之葬子孫寢以仕

自進以興其家豈前史所謂有陰德者歟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

奉郎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

公墓誌并序

公諱克從字微之曾祖正祖思唐皆明經術

居鄉以行稱父昭化始以通春秋傳取高第

為蜀州司戶參軍蜀盜起城破披擒賊將汚

以官儕輩莫敢拒司戶獨叱之且大罵至斷

手足死不屈

天子嘉之錄其後公得同學究出身累調莫

州任邱尉莫州司理叅軍會契丹入寇公率

城中豪賈輸軍用下民被兵皆劓次朝會及

條理獄事與泚力辨刑章常以議直取勝轉

運使劉公綜強力自任於吏事少所推與獨

器公不就薦天雄軍節度推官磁州民有競

力新吏法
拙悞

新記

田者連繫百餘人累訛莫能決俾公按其事
得實附曲者咸坐之既出無一異語知天雄
軍王公承衍屢以功狀稱於朝授大理寺丞
擢知開封長垣縣事天子東封泰山以置
頓之勤就移通判利州事歷太子洗馬殿中
丞國子博士通判濟州知鄭州事天禧中河
決東郡詔環決河千里調芻秣輸致之時河
南諸郡久無調發之勞詔恭下吏持之嚴民
相驚動有自相決死者公視賦版均其歛無

恭於衍

表於衰強物損
勝不後也物之
蓄似不深

毫釐過繆或貲表於故者強之勝者增也且
威信素著吏蓄縮承風旨民亦莫敢自欺
郡中肅然事遂以集是時河陽孫公奭為政
尚寬惠而公以嚴明稱安撫使劉公燁使還

各以其績狀聞真宗——願曰使天下之郡
守皆如二臣何憂致治耶劉公因言公位卑
宜獎任之於是擢為梅建路勸農使兼提
點刑獄公事遷尚書主客員外郎行部至河

河物訂

州感瘴癘歸以天禧五年終於福州之官署

王夫人失母兄子
前不致二
此狀傳父也

肉

年四十三公少孤無兄弟事母甚謹故知雜
御史王公濟以為常山通守一見以器幹許
之遂以女歸焉及居官廉直果斷不避貴勢
所至無留事卒以能稱其為人尚義節好施
與有燕趙遺風初公既位於朝再贈司戶君
為太子中允母夫人辛氏追封永樂縣太君
王夫人封太原縣君夫人未嘗肉食密使謀
者訪其母兄十餘年散父貲數百萬卒得母
歸宗黨伏其孝貳子長傳傳將作監丞次知節

早亡二女長早卒次適緱氏主簿高鼎室元
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奉公及夫人之
喪葬於河南緱氏唐興鄉解賈村之南原銘
曰

銘不佳

嗚呼朔野之氣節士之裔稟乎勁剛承厥志
毅騁才而聞秉直而遂胡嗇其年弗克其志
子於于
葬於河之南得子龜筮不殞家聲在公之嗣
者也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

即皮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子良字漢公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
 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
 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
 為其丞相父彖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
 卿公初能屬辭淳化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
 以文章重於咸通乾符世降及丞相鴻臚皆
 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摠百餘卷至是
 悉以奉御得召試對便坐賜出身虛汾州介

三於二

休并州榆次三縣主簿時靈夏用師仍歲饋
 輓公當督其行不嚴期暴民事亦以濟遷饒
 州錄事參軍無為軍策縣令用知己薦授大
 理寺丞監筠州酒稅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
 十五日以疾終於任年五十三公為吏尚寬
 平不煩教條所至民宜其治去必見思世為
 吳越顯族樂散施晚年窮匱仰俸入裁自充
 然均給疎屬終不少懈知者嘉其孝友夫人
 管氏賢明有法度二男長鑄早亡次仲容今

張字似不誤為太常博士三女適曹經宿洪之張奎皆士
人二孫公理公高並幼上籍田歲公以子五
品得以△官若其第夫人封壽安縣太君明
年太君以疾終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太
博奉公之葬河南永安縣△鄉△里壽安縣
君祔焉銘曰

似脫表字

祔亦不誤

脫一字

皮氏擅名厥初襄陽後家於南再世以昌公
事本朝其舊邦才奮而通命艱弗克公葬惟
河南是成公志公有令子既孝既禮遂家河

南為子孫始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無闕文

河南樂泳來致其父水部君書且自言曰泳
母以賢行稱外氏以暨我家不幸早世一不
及封號以歿藁歿者三十年今葬有日敢因
父書求文以誌於壙予不得讓夫人姓黃氏
世衣冠父慶長司勳員外郎母王氏新泰縣
君夫人年二十一為水部配四十二以疾終
與元之南鄭寶元二年正月六日葬河南永

安唐典卿雙塔里樂氏自水部君之大父贈
兵部侍郎諱史以文章為通儒其後世有顯
人遂為河南大族夫人居世次為冢婦性寬
裕言語動作為諸女法雖僮侍未嘗聞其厲
辞通音律樂施與宗族踈近交稱其德生四
子滋進士中第今為著作佐郎浚早卒泳冲
皆舉進士二女長適供奉官馮禹次適太廟
齋郎麻公授水部君名許國以材能為尚書
水部員外郎其銘曰

牀嬪

嬪道治內潛德弗章有子而才乃顯其光刻
石墓門圖徽不忘

此篇改正

已完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
評事知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
銘并序

并序旁注

君諱詠字可復其先西河人祖益事後唐武
皇起太原軍中從莊宗定河南為中興功臣
歷晉漢領兵鎮位至中書令以太子太師還
策國初疾薨葬河南遂為河南人父仁浦舉

不於未

州於右

進士早卒君少由進士貢一上不中第用門
資得試將作監主簿調虜州遂昌尉不赴官
歷河中府河東孟州河陰二主簿遷號州錄
事參軍郡豪州趙室者殺人誣其庸使代死
且賄吏以成其獄君辨狀立出之改武信軍
節度推官知河南府壽安縣事秩滿集吏部
與濟輩見便坐有詔循一資吏部調君入蜀
君求還所循資以侍親遂復以節度推官知
大名府兗氏縣事又徙河南澠池明道二年

陪無二字物
是階動

八月十三日以疾終於任所年五十君生公
侯家雖見全盛時然後昆弟或隳無錫封連
姻王家尚有古時餘風君獨喜儒術與寒士
同趣向私室用度委於家史匱豐無所眷晚
節贊益衰處之自若與人交淡然其久愈固
持論議不為貴勢屈知者尚其節初先君既
終五月君始生母康氏普州刺史延澤之女
明達人也教育以暨成立而君不克終養斯
可悲已娶吳氏屯田員外郎祐之之女生二

王綱子。王男紹曾紹復皆以廕補官一女嫁王繹一室
繹是王沂公子元二年九月丙午嗣子奉君之喪從葬緹氏
之子為沂公後高原紹曾與予善狀君闕閱俾誌於壙且為之
者也良尚書銘曰
兵部郎中秘
閣校理

太師維祖父武功特起肇開厥家膺受繁祉
降及禰廟祭以士礼君舊在初乃試於吏既
恬乎中亦遠其志晚而益艱終則弗遂緹氏
之原祔於先子誰復其始宜君之嗣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君諱△字△其先京兆咸陽人祖諱朗左司
禦率府率葬河南新安遂為河南人考諱曦
周顯德年進士第二人終著作佐郎集賢
校理有名於時贈△官母高氏追封△縣太
君君三歲而孤養於外氏能自樹立三十始
舉進士五上得同進士出身受諱州司理參
軍再調開封祥符尉遷果州團練州官又歷
鳳翔彭州河中永興四懋最然勵以永興軍
節度判官△考除太常博士致仕還洛七年

然居終
後始

漁

年八十三康定二年六月六日終於家居性
慈善談笑喜人和同然持身奉法不為強屈
嘗與上官爭辨殺人獄終出之後得劫者眾
益伏掌州庾吏襲故迹欲上下通為如利悻
君初至未有以致其賂乃以匿名書求君黜
聰明并以金帛投於厩垣君曰是必某吏所
為捕送之伏罪君廉益以聞前後薦其行能
者數十人至用選部循資格增廩祿而已流
輩或驟為時用君聞之更有喜色及退居無

慊

分產以自資恬然不以慊其心體強無疾一
日呼嗣子命以終制語頗詳悉起居猶平常
自是三日而終即以明年四月△日葬於新

應是早字

安縣△鄉△里凡三娶兩李氏早亡何氏侍

中拱之女封△縣君一子令孫舉進士禮部

嘗奏名孝謹有木稱四女適盧賁李宗孟皆

明經宗世賢舉進士王宗諤為三班借職銘

曰

進而室性焉益通處而貧心焉自充仁者固

得其壽君子不謂之窮以勤為養以禮送終
君宴有子世其清風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銘

康定二年八月日屯田員外郎知華州事河
南左君得吉於廟來葬其先君於河南維氏
縣唐典鄉解賈里先事告同郡尹某曰予始
孩先君教以經藝寢為辟章夙夜以戒一曰
汝進於學齒於鄉士其以衣冠名吾家先君
既歿三年予取進士第又五年始有位於朝

下子於子

先君凡再追命為秘書丞自歿距今十有九
年始得用五品禮葬庶幾以卒先志悲乎不
及見予之有成也請予誌其墓君諱△字△
其先自河中徙家河南為大族其交結皆當
世豪傑貴人及君乃折節厲學所依多賢士
大夫信讓寬厚為里中稱譽舉進士一不偶
終於家年四十父諱欽母張氏兄三娶二王
氏繼以韓氏兩王夫人各以福昌永寧太君
告第皆祔於君韓氏夫人今以萬年受封君

兄於凡

請於詣

決東郡歷歲未平公以治河十策為獻會參
知政事魯公宗道奉詔行河即奏同至東郡
時言水利害者甚衆魯公獨是公策即換北
作坊副使充修河都監樞密院有不快魯公
者撫公所議與衆不合不復辨曲直罷為鄆
州兵馬都監移知憲州又移鳳州階成二州
接邊頗有內屬之戶故鳳得以戎事制階成
猶支郡前此屬戶攻陷階州之沙灘塞公至
郡馳請其所究治叛狀實司牧都校趙釗者

擾之公即謹釗道州諭以恩信首帥皆款服
修復故壘種落遂定以功遷軍器庫副使知
原州事不滿歲改環州遷香藥庫使公緣治
河至是凡十年不得至京師天聖八年召歸
奉使契丹始得對便殿陳畫邊事天子材之
使還知慶州事明道二年詔近臣舉勇略在
邊者公為樞密直學士李公詔所薦尋加惠
州刺史益州路兵馬鈐轄是冬改元遷東八
作使明年擢為西上閤門使旋改鄜延路兵

地路
亡地路
兵他

馬鈴轄廊延屬此地路為最強多寵以右
職要官部下恣誅殺敢為不法異時主兵者
頗務姑息或利其善馬求取無厭公至凡至
饋獻一不納罪者繩以漢刑皆樂公之不擾
然畏憚莫得自恣焉秩滿知延州郭公勸美
公鎮靜之績奏留再其任又條其勞狀於政
亦言甚切至詔就遷東上閣門使旋改四方
館使始趙德明內附先帝與之約令其入貢
京師道必從廊延文卷非廊延不得自是

致行多闕文
誤字

即不誤

文牒往返如隣州元昊祈襲爵土公即帥廊
延兵元昊雖桀驁嘗擾環慶戎落落然歸罷
別種以為薛公為振不與之辨齊宗矩以慶
州之兵敗於節義烽為虜所得公以文諭之
虜即以宗矩來還
朝廷亦不祭其罪室元元年元昊大將山遇
者率其族三十餘人來歸且言元昊不軌狀
公與郭公議曰元昊猖獗之志由宗矩敗益
彰非待山遇祭也自德明納貢四十年其酋

長內附者未嘗納之
國家於德明父子撫愛哺養如嬰兒豈有毫
髮負者哉今若納其亡人使其取直以為孫
是中國大信△△之子含容之德由吾輩所虧
損也即命境上絕之其年冬有郊輸不至△
年二月遣其黨稱所置偽官以乘公即拘其
人於館亟以事聞且閱其表函猶稱臣以冠
其名公即與郭公議奏以夷狄僭中國名號
誠不順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

將來

議天子方命帥臣經畧事所奏忤旨前此
就移兼領鄜州至是降授尚食使知汝州事
數月移磁州明年有上書訟公前絕山遇事
者又降為右監門將軍白州兵馬都監久之
寢疾語諸子曰吾在西邊十餘年雖以罪去
猶願一見上陳當今制虜之宜死且不恨今
不幸遂塞而不伸乎以康定二年四月一日
終於官年六十有三自公再被黜典皆與郭
公同命公既終一月朝廷起郭公知鳳翔

府事次子焄因遺奏特授守秘書省校書郎
識者悼公之歿焉公初娶張氏封清河縣君
繼崔氏封壽安縣君二子長曰兢東川節度
推官次即校書皆勤學有才稱一女尚幼即
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
龍門鄉南五里銘曰
自古四夷或侮或順以威以懷世其異論在
公之策羈縻示信蹟而不復歿有遺恨匪身
之謀唯國之狗刺此銘章載其忠憤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

袋張公墓誌銘

故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贈太傅韓公誌銘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

外郎護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
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
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盧公誌銘
故西京_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普州諸軍事普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
泊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巡檢兵馬
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

邑九百戶王公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
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俞字漢臣其先魏郡人唐末從祖有官
河陽者舉族因遷河陽世服儒衣冠無顯者
父用存光祿少卿母_△氏封_△郡太君公葬
光祿河南遂為河南人景德二年再舉進士
中策歷宣州寧國開封中牟二縣主簿泉州

多一行。元
奉不謀生
予之鈔骨
証也

中第歷宣州寧國開封中平二縣主簿泉州
晉江尉用薦特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
博士知并州榆次揚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
東入尚書省歷屯田都都官員外郎知文州蔡
州事賜五品服提點開封府諸縣刑獄公事
轉司勳員外郎知明州事就遷祠部郎中召
還擢為刑部郎中荆王府翊善賜三品服兼
判司農寺寶元二年以疾辭出知徐州事進
兵部郎中移蘄州康定元年五月終於郡年

非不誤

后不誤

六十二公五歲而孤母夫人携以歸其族從
師學既冠善屬辭博涉經史河南素多士公
晚載然見文采亟與知名者游眾不敢以
門寒后公倜儻尚義節居貧以約自守未嘗
假所不足於人人有伺顏色而進誠者公審
其果善士乃承其意後皆重償之無一不報
厚朋友險夷共之人莫能致其間言其人歿
雖久有妄評其短者公嫉之終身為著作佐
郎葬母或率錢數十萬為助者公曰吾以士

疏不保

登似不保登
自善言其實不白
非之速也

葬親於禮無慚者惡用賻為乃謝不受其為
政待吏甚察然寬民緩徭不喜刺宰天長尤
以治稱有錢蒙古者作天長善政說以美焉
在杭州會軍士以三司所給賚物疏惡喧噪
趨牙門公即馳往諭之乃定筆書褒美屢平
疑獄後得有罪者事登曰佐王府未嘗以柔
愉見言色進退必以莊其剛守類皆若此然
亦以是卒不顯貴娶陳氏封福昌縣君後公
數月而終子彥伯△州△縣主簿慶仲寧州

安定主簿慶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子奉一公
及福昌君之喪葬於河南之龍門山之上銘
曰

周於國通於道
放似不保

嗚呼闕放其遜強毅其守行隆州邦信在朋
友為政之仁在民則厚考古循良孰我先後
匪豐其祿又奪之壽獨茲令名是謂不朽者
也

故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

疏不保

葬親於礼無慙者惡用賻為乃謝不受其為
政待吏甚察然寬民緩徭不喜刺宰天長尤
以治稱有錢蒙古者作天長善政說以美焉
在杭州會軍士以三司所給賚物疏惡喧噪
趨牙門公即馳往諭之乃定筆書褒美屢平
疑獄後得有罪者事登曰佐王府未嘗以柔
愉見言色進退必以莊其剛守類皆若此然
亦以是卒不顯貴娶陳氏封福昌縣君後公
數月而終子彦伯△州△縣主簿慶仲寧州

日終白

安定主簿慶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子奉一公
及福昌君之喪葬於河南之龍門山之上銘
曰

周於國通於道
放似不保

嗚呼闕放其邈強毅其守行隆州邦信在朋
友為政之仁在民則厚考古循良孰我先後
匪豐其祿又奪之壽獨茲令名是謂不朽者
也

故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

太傅韓公誌銘

按魏公家傳是族四代祖人賓當王景崇襲有鎮莫四州佐

公諱國華字△其先深州博野人世衣冠舊
其府累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景
崇於河朔諸鎮中輸貢最為恭順由庶子漸
薊以德義故以功名始終庶子生四子韞薛
慎薛定薛昌薛皆以才名為王鎔賓屬于時
鎔府號多賢士定薛嘗以掌書記聘幽州時
燕客馬或名北門舊儒以博給相尚或大屈

伏昌薛終真定府鼓城令即公之曾祖也生
廣晉府永濟令諱瑒遠張文礼之難徙趙郡
以文知名與李崧徐台符為友二公交薦其
木會疾不起徐作詩以為當世朋友無復繼
者李卒以兄子歸韓氏宴趙郡太夫人永濟
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諱△上御名始遷相
州安陽遂為安陽人屢為藩鎮辟署敏書奏
時推其工嘗^在真州河清作條教諭民以不
擾能信其言所至以寬良稱公即康州之第

今上御名四字
魏公家傳瑒
生公之皇祖諱
下旁注高宗廟
諱四字知中允名
構而此集原本
初於宋高宗
時年

四子年十九舉進士太平興國二年
天子初御殿覆試上第為大理評事通判瀘
州四年代還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旋以例補
外郎授安德軍節度判官七年除秘書省著
作郎監蔡州稅雍熙元年遷監察御史三年
假太常少卿使高麗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
五品服四年充三司開拆司推官尋改主判
開拆司累遷左司諫刑部兵二部員外郎帖昭
文職賜三品服凡三為鹽鐵判官又為左計

司判官判戶部勾院都判三司勾院至道二
年以屯田郎中充京東轉運副使移峽路轉
運使真宗聽政遷都官郎中還朝權判大
理寺出知河陽咸平四年就遷職方郎中移
知潞州景德三年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為江
南巡撫使入權開封府判官四年車駕拜陵
權領曹州事召歸授太常少卿知泉州事大
中祥符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四年使還道病
三月十一日終於建州之傳舍年五十有五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治物始

公為文章不尚靡放靜遠而意不窘進止威
嚴目不妄視佐彰德軍年尚少鄉里多識公
出觀者決路或相語得韓公左右願當具餽
酒其重若此雍熙中王師北伐聞高麗與契
丹嘗為仇怨命公諭旨以分虜勢公至其王
治畏虜無報復意公為陳中國威略動以禍
福乃承認然遷延師期公曰兵不即發不如
勿奉詔出不及虜境不若勿發兵口語激切
又繼以書至十返治憚公堅正知大國不可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欺乃命其太相韓光元輔趙抗兵二萬五千
以侵虜且俾光等率將校詣公公猶留館須
其兵出境乃復命淳化二年契丹大將蕭寧
遣人抵雄州請降天子疑其詐命公馳往
公代州將劉福作書與寧鈞致其情得寧答
辭前後反覆無所依由是悉見其偽狀在三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司更張事凡二十七條其與利使民樂趨而
上收其贏其立法使人易守而難犯故所施
置通久而少弊臨上黨會虜寇河朔上黨與

置通久而少弊臨上黨會虜寇河朔上黨與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其弟治抗不國事思入

趙魏地最親公辦嚴修訓簡器供餉皆先事
區處民以無擾詔書褒美初
太宗親擇材臣有由外庭小官不旬歲柄用
者公忠力不懈天子深器其能而為見忌
所擠排故位不甚進然益任以事留京師凡
十年舊三司判官不兼三館職事公為鹽鐵
特命直昭文館判官帖館職自公始
真宗緣先帝意以名臣待公開封嘗繫囚數
百委公決之江外阻飢命公撫之皆以任事

稱北方請盟之明年公以使往上諭曰卿昔
使高麗故以選卿又願同使周漸張若谷曰
卿凡事當詢韓某公性既任直無所附合持
權者復不為推引更歷中外垂四十年位終
諫大夫終時皆歎其滯然公亦不壽故不究
其用迹其行事皆得舒發所蘊未嘗阻撓又
被顧兩朝為縉紳屬目非不遇也公既歿泉
人之有知者相與趨建陽拜奠朝夕哭詣浮
圖營齋以報公德其寬愛感人至此公閱達

戒物戎
反終及
接終無

有度量與人語言盡誠無隱非議戒事未嘗
夙權教自以少孤見祿及親者必撫然感傷

頗近兀碎或
以魏之古不
得不然耶

篤愛親族姑姊數人孀且老皆迎以歸事之
甚謹外撫弟甥姪悉為具婚嫁清約自守家
無餘貲諸子皆訓以經藝例思得任子多抑

其氣足以舉之又謹
學不慢不為元碑也
又前大篇詳敘官
官行事此詳其內
行若大簡畧便不
配也平以文品最

之須其成立然後奏以官及公之終未官者
猶三人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
紹威之孫封宜城縣君子六人球湖州德清
尉瑄將作監主簿琚司封員外郎玩河陽司

于生度頗根抵者
秋雅未至於充實
而肥美之地五謂有
諸已者矣事不難
儀也

法參軍瓊著作佐郎琦右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一女嫁西上閭門使高志寧樞密之兄姝
今無存者初司封登朝與樞密並贈公吏部
尚書慶曆三年樞密追榮三代贈公太傅妣

羅氏追封仁壽郡夫人大父贈太子少傅妣
李氏封趙郡太夫人曾大父贈太子少保妣
張氏封清河郡夫人五年二月八日樞密奉
公夫人之喪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
距祖塋三十里其銘曰

韓氏自唐載德以世丁時孔艱秉節愈厲公奮在初才克有試曰州曰邦以功以事豈不較利通久勿僂亦既立法究窮罔斁布威東夷申化南裔維皇之咨宜輔於治若時之贍則協於義年胡弗淑位胡弗至靡人不嗟彼含誰懟在子而昌寔公之嗣哀服以章葬則有制豆籩式嘉祭則備器孝乎有家傳千百祀

題宜但二格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

并序旁注

外郎護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琚字子溫相州安陽人右諫議大夫贈太傅諱國華之第三子幼敏惠太傅愛異諸子凡有誤述令執筆口授之由是盡得屬辭之體以蔭試將作監主簿調饒州鄱陽尉大中祥符七年求應進士舉郡守江嗣宗素未知名一日呂登郡閣出鴻雁來賓賦題以試之公少頃即就格致清麗有唐人之風江大

於郎之

據韓
魏三
封

作郎子

稱賞即時薦送江左有書其賦於屏者其愛
重如此明年中第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河南
府永寧縣事時王公嗣宗守河南政尚嚴察
束官吏一以法細民或縣訟不勝率走府自
直屬官畏縮益煩慮不任事頗以疲軟罷永
寧在河南名最劇縣公年少果敢善決斷民
吏愛伏王公嘉之遂不奪其治且薦於朝用
薦移通判廣信軍事丁內艱服除累遷光祿
丞秘書太常丞歷通判趙祁慶三州事慶於

文苑者白

據
狀
自
直

江西號難治民喜訟或偽作冤狀悲憤叫呼
似若可信者非久於政莫能辨公至會守缺
代行郡事能究其風俗不為聰明不作條教
因事以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辭伏者自以為
不冤召還為群牧判官賜五品服張文節公
秉政嘉公文行令以所著篇集上獻且以姓
名寘佩囊中將薦之會薨遂寢初公在趙州
官缺奏公補其任曹得罪出通判濠州事轉
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知黃州蘄

中字橋行狀
是守字

州事京西路提點刑獄時西京天宮白馬寺
並營浮圖募衆出金錢費且億萬權臣為倡
首旁郡承風指塗商里豪更相說導附嚮者
惟恐後公抗疏言狀罷之就移福建路
廣南西路轉運使安化州蠻叛殺宜州
王世寧

者也然而四字於
行
雖非
窮

朝廷遣將加兵復詢公制賊利害也然而
公上言蠻員險攻之則竄保雖洞壘絕不可
窮其迹置之則時出侵掠恣為人害師久留

穴字下本有
字新堆用粉筆
塗去

屯復多疾病物故為今策莫若盛兵逼其巢
穴以開納蠻必畏威款附然後罷遣屯戍增
募土兵守其要害且不能復叛其后卒如公
策嶺表久無事兵暴起轉糧糗具器械公處
置皆有方不嚴期促辦而軍用以濟

欠由
改

朝廷嘉之就遷司封還朝賜三品服判三司
都理
運使次潤州以疾終年五十二公性至清慎
動自檢察他人視之以為難常而公持之終

任應作也

身父兄既歿撫養弟侄極其恩意間或文酒

相忻門庭之內自為師友有行事不如意者

委曲開諭未嘗及以惡辭故皆率教誼競以

樹立焉公之季弟樞密副使琦以慶曆三年

追封榮三代故公之曾祖廣晉府永濟令諱璆

贈太子少保祖太子中允諱贈太子太傅

夫人羅氏追封仁壽郡太夫人公娶李

氏封壽春縣君公歿總數月而遊四男景融

將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后公五歲卒方

神下應注今
上御名

比系南文可
據首篇補

五行狀作三

一日而葬教
喪自宗已
有牛俗

彥試秘書省校書郎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

四女長適著作佐郎葉仲舒次早卒次適左

侍禁曹測次適殿中丞范寬之五年二月二

十二日樞密奉太傅太夫人及公之喪葬于

安陽之新安村李氏祔焉銘曰

慶州之治可以觀公之政文節之知可以觀

公之行持清太高寧或訊評篤愛過慈宴其

資性蹈中弗越秉常以正嗚呼厚其稟而晉

其享焉

於訊

盧某下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

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內勸農事

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盧公墓誌

并序

公諱察字隱之河內人舉進士授復州司士

參軍累調光化軍乾德襄州襄陽二主簿夔

州復節令泉州觀察推官遷大理寺丞登

朝為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入尚書省

為水部司門員外郎凡歷知河南密江陵公

安彭州永昌三縣知蒙州事白波發運判官

最後通判河南府寶元二年八月十日以疾

終於官年五十五初公景德初以進士貢有

名稱吏部薦在高第有以先相名聞者具曰

盧某界不當與科第上亟命以官吏部復持

察中景法進士公年未中格遂以閑曹授之公既見詆於時

將廷試特詔授益以風節自厲所至朝夕勤事勇於行已不

以上官不合易其守前後斷疑獄濟飢民發

奸吏復通亡所部監司以其狀為薦者相繼

盧某下

子

宋史多述傳云

察中景法進士公

將廷試特詔授

益以風節自厲

所至朝夕勤事

勇於行已不

查字史藝文
志有其目否
其太元注經
義考未收

始終以幹理聞能為古文章有集三十卷別
著晦書一卷靈感誌三卷注孫子三卷雅愛
太玄為之法未成臨終命焚之獨留一篇并
序且曰後世必有吾繼者善撫宗屬及姊妹
子之無依者親為嫁娶凡十人篤尚風義侍
御史臧奎於公有舊恩名其次子示不忘臧

按多遜三虎竄
本非其罪亦家
善用太字之借
以昭奉五廷美
身師魯拘於蘇
本朝成案不敢

景祐中嘗得召對釀容叙及丞相得罪事
已流涕上感動即贈丞相工部尚書夫人
蘇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初丞相以兵部尚
書相

追贈多遜
及夫人封爵
宋史皆不
載太夫人

辨論而叙察
奏對一節
世沈痛

書相
太宗後徙朱崖雍熙二年以疾終其九月日
公始生公感家世蒙祐居常自傷至是五十

宋史多遜傳大中
祥符三年察奉
多遜喪歸葬
襄陽又謂本物
賜寧錢三十萬
世皆異焉
此世祖

年追命常伯卒獲其志世皆異焉蘇夫人漢
相禹珪之女當丞相貴封幽國夫人公祖諱
億少府監嘗贈太師妣母李氏鄭國太夫人
公娶張氏封清河縣君其父文勝為達州司

理參軍遇盜起迫署以官不屈以兵死公之
子九人戡臧城成戮戡戒感城有文行早

世戡成戮戡鉞皆幼亡戡以進士策為河陽
尉戒感並學為辟章二女一夭六一未嫁孫
壽康壽寧壽祺尚幼慶曆五年十月辛酉戡
奉公及清河之喪葬於河陽某村之西北原
銘曰

既艱其生又窒其仕匪俗以同予將永躋公
來常予方以厲道不屈予文益肆追命其先
予如始志惟此孝心予德之至能銘其烈子
公之嗣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普州諸軍事
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廣南東
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巡
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縣
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并序

并序

公諱世隆字可久其先自澶淵徙河南今為
河南人少舉明經上第授洪州分寧主簿累

物
涇

調涇州司法參軍越州山陰縣秦州錄事參
軍遷大理寺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
士尚書虞比駕三曹員外郎換左藏庫使改
左領兵衛大將軍致仕復為左藏庫使領普
州刺史由大理寺丞至員外郎凡歷監台州
酒稅知河南府壽安縣事徙知雲安軍通判
邠秦二州事由左藏庫使知夔州事起致仕
知登州事移廣南東路兵馬鈐轄行次南雄
州慶曆二年二月二十日無疾終於館年六

十七公性通其為吏事雖細微處之極精或
事劇体鉅他人蓄縮不敢議決之益不疑卒
無一毫差失所至以材聞在秦州會曹公瑋
治兵并戒命主儲餉曹公表公能辨職雖軍
事亦與謀議遂力薦之明道中歲大飢公為
坊州出廩粟以賑民僚吏固曰必待報公曰
民方徙溝壑少緩之困將日甚

天子至仁必不以加罪縱異此吾任之無恨
公始緣曹公薦世多知其有武畧王丞相隨

典樞密言公策略可試遂領使職及以疾致
政還洛而疾平會張鄧公以留守入相嘉公
精办且惜其材乃復起之公重厚寬愛不務
峻利於治獄尤尚平允僚屬有一善致之稱
道御士卒亦隨其所任不强其不能下亦樂
為盡力劇飲至醉不乱父應之累贈屯田員
外郎母諸葛氏追封永寧縣太君娶董氏封
金華縣君二男沂右班殿直炳河南河清主
簿兩女皆適士族慶曆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沂炳奉公之喪葬於河南縣洛苑鄉司徒里

題曰銘而
無之何也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誌銘祭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秘書監致仕上柱國

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宴封

一百戶張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

緋魚袋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

理知均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上柱

特居一籍字

國李公誌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

府特射

祭僕王沂公文

祭謝舍人文

故金紫大夫秘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

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一百戶

張公墓誌銘并序

按宋史張宗誨字公諱宗誨字△其先曹州宛句人大父諱△

習之△下

避亂徙河南遂為河南人父諱齊賢以道德

名望相太宗真宗贈太師尚書令中書

令英國公母崔氏秦國太夫人公以廕為秘

書者正字四遷至太子中舍監騏驎倉西京

左藏庫在京左藏金銀庫召試賜進士第累

遷秘書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

職方三司員外郎歷監香藥權易院同判國

子監判尚書祠郎吏部南曹登聞鼓院出通

判河陽知富順監入為開封府判官進祠部

東都事畢張齊 即中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京東轉運使徙河
羅知徐州更刑部兵部二郎中太常少卿
惟吉之弟榮氏之 北羅知徐州更刑部兵部二郎中太常少卿
子早嘗書畫皆其 除檢校工部尚書文州刺史充四方館使知
事有旨即訊案 代州徙衛州加果州團練使永興軍兵馬鈐
氏與安上狀其真 轉移廊延路鈐轄未至改知邠州抗章請老
宗下其事于御史 秘書致仕慶曆五年又五月一日薨於河
乃之齊漢子太子中 詞齊漢書太常卿
會節坊之私第年七十七公未冠從英公揚繼業在
海州別以馬四匹 鎮代地屬揚繼業初沒虜數出擾邊英公敗
士塔標齊 之城下邀擊時於士塔虜又敗復用奇兵破
揚繼業 上

不時

其數萬眾於繁峙當是時代兵驟勝

狀畫

朝廷倚重英公公朝夕左右預參密勳或俾
按視行列傳布號令公亦善騎射馳突往返

凡危者數矣

由是以智勇聞

太宗嘗遣使代郡諭英公曰善視此兒吾行
用之會英公以功入轉深抑子弟私恩故前
宋史張齊傳 宗禮最賢雖累勤不叙公與仲弟宗禮舉進士有文稱復罷
不令與寒士爭訖英公再秉政仕不出筮
庫景德初制以六科取士公上安邊議求以

斗不保見
李傳
使將新

武足安邊科自試不報大中祥符中增前議
為三十卷詔學士院呂試初英公論符瑞及
修宮事有大臣之言頗與當時得幸者意異
至是公止改署國子監事天禧中河決東郡
並河千里輸芟薪完復故道暴吏嚴期民力
不能致將以稽違取罪有持金錢自經者公
請少緩且損其數章三上言益激至頗采用
焉在富順監會夷人^私即春叛群醜寢驅公
遣使更換之不即從公曰夷恬吾撫安謂吾

寢驅二字
不解李傳
云群獠
皆騷動

故將攻

兵力不制息甚矣自將州兵攻之夷眾數千
來戰公分兵為三鼓破之進拔其四柵夷獠
遂定監司害其功不即聞及代還

於備地

始詞於如
調

多邊事常曰虜貪而尚戰國家羈縻二方予
厚而備弛非久策也然羗必先叛其酋悍而
不仁始詛而用其眾西京故地且盡之矣特
其期武必肆於大國及換使職不三年夏貢
不至朝廷思公前議進^也領團結往護西

士於公
結於練

余按條

師亂自對數刺訪以九事一回體二易義秘

尉於憲

悉兵家奇正之說公敷卷明審上尉遣之在

范雍

鄜州范忠獻公鎮延安以舊臣密訪計議公

安字壯行

以虜勢未易輕凡戰聞戒趨利未幾劉平安

石元孫敗沒黃德和遁還州不納而又走鄜

州公曰軍奔將惧而無歸所以取亂也乃納

之拘德和於館撫其傷夷鄜城大而不完公

方議新之會虜騎驟至是時天下久安人不

知兵上下惴恐將奔竄至走山谷公舉指不

外壯斥

失常度號令齊一嚴州候謹門防籍入而禁

出索材簡器補葺罅漏者勿疲瘵使之各任

其力一夕而城守皆具外却姦莫能窺其隙

虜知有備乃去以功有興州之拜且許便宜

從事初公在代告老不久會與西師遂以疆

事力至是朝廷益發屯兵增遣近臣護軍

公復內陝廼曰吾當得請矣卒如初志公漸

英公之訓以愛民恕物為任凡治民必本風

俗尚儉節教之殖木藝穀以資其生故民蒙

疆字壯行

疆口事力
任事

於扶

其利而懷其愛其刺舉外部吏屬不職者直其罪不伏拔隱微數議刑章或引律比者多傳於世故號稱寬平通經術明治亂陰陽象緯之書叢詞卒說錯見互出世所難曉者公鈞淵登原貫穿條理無不決洽尤長於軍志前古用兵皆能辨其所以為勝負施於今若無窮惜其被遇已晚不究其用良可悲已宗族因官公者十餘人其保任不間疎近皆以年為先後故諸孫多未仕者初公以雍熙甲申

官三字宜

原

始官秘書局建康定庚辰凡五十七年以大

秘書還第体強力完神清識明康寧壽考時

其有文集若干卷別着刺漏記花木編

卷夫人呂氏封馮翊縣君以次子讓例恩

封東平郡君子七人長子舉終司封員外

郎中次子文終大理評事次子庚大理寺丞

子定屯田員外郎次不育女三人二早亡

遼崇儀副使馬成美慶曆七年二月△日

刑部及二弟奉公夫人之喪葬於河南某鄉

宗誨曰吾亦白

必更事清渴年

和版何必不賀

東都事畧宗海

侍致仕嘗士得其

至言曰昔明

監以道士服車

會稽明皇賜以鑑二

湖以考体夫之地今

洛下雖無鑑湖

為少伊渥天下

佳景雖非相廷

所賜皆閑

夫以流沙之服時
其下在昔夏方王貢以共衆恬於安斥兵馬以公

南其銘曰

其下在昔夏方王貢以共衆恬於安斥兵馬以公

為

獨奮議備茲寇戎公守于廊虜侵其封保無
堅壁戰無還鋒公宴始至群心未通士民惴
恐誰謀之從公以號令其趨如風鼓金其聲

繫

旌旗其容虜知我備莫予敢攻內外安堵繫
公之功公識孰先公才孰雄孰艱其位都志
弗克於昭太師元台上公之宴嗣之顯而未
融世德益茂陽報其豐有子有孫慶流無窮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

緋魚袋張公誌銘

按宋史宗海傳
子自半字叔謨
此作升者以形
似而訛也

河南張公諱子舉字升謨以康定元年七月

二日卒於東都道德坊之私第其從父弟子
夔狀其行宴曰吾兄以文章名於時孝友稱
於家識者以為必能繼乃祖丞相之烈雖吾
兄弟亦推之是將復與吾宗不幸始壯被讎
遭回均塋以至於歿得非命與今年其仲弟

物坎

宋史宗海傳子
子憲以書來求銘將以慶曆七年二月八日

子憲以書來求銘將以慶曆七年二月八日

重國一以子憲以書來求銘將以慶曆七年二月日

葬於河南△鄉之△原嗟乎予獲見於公固

久嘗語予曰吾交天下士多矣然不以通否

易意者子也公知予若是不誌其墓曷紓予

悲公之先濟陰人曾大父莫公始遷河南祖

諱齊賢司命贈尚書令英國公父諱宗誨秘

書監母呂氏東平郡公初而才敏景德四年

年甫十八舉進士辭章傑異時輩馳名聲者

皆出其下明年取甲科試校書郎知鄭州新

宋史宗誨傳云
自早母少有才名
而不自負人譽其
子游最善書誨
誨曰吾交天下士
多矣不以通否
易者子自年也
誨也下原一
君字○初
終幼

按齊賢司
命贈尚書
令英國公
父諱宗誨
秘書監母
呂氏東平
郡公初而
才敏景德
四年

有誤

鄭縣事遷保平軍節度推官英公奏授校書

郎館閣讀書於時朝廷尊瑞命修禮文從

官及儒學之士率獻賦頌以稱上德其華潤

典美布於人誦者蓋才一二公雖齒以缺秩

早而常得預焉由是天子知其名擢為著

作佐郎諸皆欲出其門下公益自樹立少所

附合冠萊公深器之令留守西都奏掌磨勘

勾院寔主記室萊公移京兆復奏知萬年縣

事轉秘書丞館閣校勘召試直史館初公在

雄喪配萊公意以女歸之而未成也萊公罷
相始婚於寇氏及其南遷公坐姻戚出監西
京監院俄落史職監撫州稅降大理寺丞久
之代還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天聖四年始遷
殿中丞知河南縣治尚寬平獨吏為嚴有民
訟者止辨其曲直鮮繩以法故去而見思歷
太常博士監西染院進屯田員外郎判吏部
南曹明道二年今宮傅李丞相秉政萊公事
得雪復公史職遷度支員外郎知太常禮院

昭星李迪
再查

物居一字

逾年李丞相罷為奉常公亦出知慶成軍徙
知陵州以郡入田租素厚求易他郡得邛州
未行改通判鄧州之將素貴他時佐郡者多
誑礼事之公曰 朝廷之儀貴賤有常制苟
過之非所以愛國体安不臣也持已必以礼
無毫厘過差人以為難轉司封員外郎宝元
年還朝命决畿内獄未幾暴疾数刺而亟
年五十有一公生于貴家少年取聞於時論
議有風采惟韻格素高而不自矜負人亦樂
韻

不於下

某與之游初坐某公事嫉魁者皆嫉之及丞相
罷與李異乃復擠之然公於人未始有仇也

世所謂朋黨果在此耶在彼耶人不吾辨也

公既見擠廢官于洛及得告前後幾十餘年

洛中有英公別墅常與親舊縱游觴詠自適

向時名擺落迨盡縉紳有倏為時用者公

禮之如進在己先循之然不慊于色他人閱

公不過為窮公不自窮也有文集若干卷娶

田氏繼冠氏某縣君三子仲武某官仲家舉

而

進士第今亡仲友某官女適進士李希甫而

銘

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顯榮為通訕辱為窮然

死之日曾無銖兩之異焉獨善惡之著其人

雖歿其名猶存必視其鉅細為世之近遠故

君子置被而如此若公者進必由其善絀不

自其身於其生猶不自謂之窮况其沒耶然

公之才名卒顯于世嗚呼遠哉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

被彼妾

宋史張濟學傳陽
洛得舉年高在
有也樹如竹三
其親
間
曠
下

并序李公注

理知均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事上柱國李公誌銘并序

公諱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初命解州聞喜尉換州司法再調湖州錄事叅軍召試為崇文院校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秘閣校理歷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三曹員外郎中由校理監裁造院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同修起居注出知東潁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

真宅

體格替

六月二十五日疾終于武當公始舉進士上兵制書大要論國家常率丁民為兵而群下騷動由籍不先定故也今莫若覈民數于籍十一而附六十除之二十五者皆勝兵部伍有等更體有法則三代之制可漸復也又上將制書皆推本仁義節制之說于時號為北州大儒及在秘閣陳導河形勝書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畢書獨不書河決者夏禹故道存也今河勢益北因此可遂復故道

及天禧後河數決命馳傳行場公守前議稱
勿塞便執政者意異議遂革后既塞復決卒
如其策國史取公議以備河渠志為故事禁
中須物黃門署上旨促辦公在憑由司議令
政入諸司驗筆文乃承詔遂為常制丁晉公
秉政公掌右史未嘗通私謁丁寢不喜公求
治龜州章入命未下已俾代公者領事人或
為公憤者公曰吾得請矣終身無一言及丁
氏九為郡不煩教條不嚴期會所至人安其

字

東都事署李氏
至傳丁謂執政

權傾王下重未嘗
往謁或向其切香
曰謂為宰相不以
公道副天下望而
恃極也惟勢觀于
其所以必也生朱
崖吾不知在其中
堂中謂南石忠
素望甚高而以足
疾頻求外郡庸非
命耶所
著文集總三十卷
公之祖父皆以隱
德推於
州里贈衛尉卿諱
筠扶風縣太君耿氏
公之
考妣也娶劉氏封彭
城縣君奉先姑以勤
孝
事公以柔明御家以
慈肅后公十二年以
慶

理終地

聽以異推執手
道之不行命也執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終于寧州官舍五男
政知而恩之伯昂知江陵府潛江縣事仲昌大理寺丞監
均州及丁氏

寧州酒稅叔具寧州彭原縣主簿次二子未
名早亡二女長嫁郟州須城主簿范孝孫次
嫁將作監主簿崔粗孫男二人惟和郊社掌
座惟穆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進士張開次
並幼初公守武當道南陽愛其土風遂營居
焉彭城君既歿其九月仲昌叔早護其喪自
比出來歸南陽伯昂自武當奉公之喪以其

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鄧州穰縣禮義鄉於
保里從先命也銘曰

河以勢籍民以年議無汗早辭追古先始葬
於穰自公所遷刻此銘章以永其傳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

并序 銘并序

為掾之先作南陽掾任據告予曰據不幸始生而喪先人
銘首生未聞養於母氏既有知然後審先人之未葬頽弱

且貧力不足以襄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天假其生得吏郡縣月有廩入以遂其初志將以
△年△月日葬於汝州郟城之某鄉某原願
寘方石以銘其諱氏予閱掾艱窮刺勵以克
有立又嘉其粗能道其先之行寔故為之誌
云君諱某字某貝州清河人治五經盡明其
章句大義授經者凡數十人工部尚書趙公
昌言召館門下趙公倜儻尚義節君不專以
經藝取合特以性識敏辨議論感慨故始終

令

禮異加強記絕人趙公嘗令讀道上碑再過則能默誦咸平初中策補京兆高陵尉再調瀛州樂壽尉居官頗有薦其能者景德元年四月十一日以疾終於官年六十娶朱氏生二子長曰希次即掾今為君銘曰

銘辭別出
古者士葬以逾月傳載改葬服總者謂葬不如禮或墓壞而遷非不即葬也近代拘陰陽之說有再世未葬者不其酷哉亦有力不足者如君歿四雖而始葬其嗣非不為蓋不能

學子見年

射

也殆與前所譏者異矣

祭僕廐沂公文

宋景祐年僕射字

年月日故吏尹△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

故資政殿大學士僕射相國沂公之靈景祐

景祐高三十二字文禮

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

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備其言公必丁寧勗

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

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其始惧中憚終則大

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

其恨文 禮改作 某字

自述所短是正師 魯不欺人處 韓魏之言希文 師魯皆畏沂 公師魯初入館

編校四年後欲 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一言之誣

依文禮 依文禮

至中書援錢延年天 宴鑒之以裏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理莫

自待何為在錢神 嗚呼哀哉

依文禮 依文禮

年等例耶師魯 終身以為媿

祭謝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

告於故副閣舍人陽夏公之靈△仰公德望

固為前輩至于年齒差長七歲耳世路相期

在白首故別去不甚為戚△相遠不數為書

問公之聰明宏遠守以仁厚論者咸謂宜貴

論

且壽况復術士言與者頗合益不慮有意外
事聞訃之日既駭且疑公体素強不聞有疾
且論者與術士言不宜繆異若此豈傳者妄
耶久之自解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顏子短命
論者烏能先識哉術士言固不足信雖体強
無疾寧必其長年邪審是傳者不妄也嗚呼
△與公別五年嘗以書期今年秋往詣郡下
前日叔謨來言公于客坐中目某信士期之
必至既而某用家事卒不得往又不作書以

道所不往意使公言為無驗此大恨也誠以
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及于一見向
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况不及千里
耶復念在洛日聯公政事辨隱處疑亦有異
論公或意悟歡如已出某雖理屈情辭無嫌
非公誠盡孰能使某如是嗚呼公存天下所
仰公沒天下所哀以眾人之哀又益以私思
其為鄙心可復道哉臨紙悲塞萬不一伸嗚
呼哀哉尚饗

私思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論朝政宜務大体疏

論朋黨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城永洛利害表

乞坐范天章貶狀

范公宜書名六一居士
集疏狀題可修也

此乃在室三格

淹

物短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克館閣校勘騎都尉臣
尹某右臣伏覩朝堂榜示范仲淹落天章閣
待制知饒州勅辭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薦引
之言臣知慮閣知嘗以其人忠亮有素義兼
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口語藉之多云臣亦被
薦論未知虛實仲淹若以他事被譴臣固無
預今觀勅意乃以朋比得罪臣與仲淹義分
既厚縱不被薦論猶當從坐况如衆論臣則
負罪寔深雖然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者

於心有醜面目况余靖自来與仲淹蹤跡比
臣絕跡今来止自上言獲以朋黨被罪臣不
可苟免願從降黜以昭明憲

論命令息罷賜與三事疏慶曆二年至

隴州上

慶曆三年以下
字在旁注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新差
通判秦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
洙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

時事執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攘四夷以
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
為誡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
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閩東盜起或以反者
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
隋煬帝時四方更兵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
以寔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責二帝以危亂
滅世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為墟陛下視
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作考

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
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隣
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者四年
旁塞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
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智者不能善其
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
大未有能遠過者也然未知以宗廟為憂危

據字及本
集附錄
在
得一苦字
旁事專作弄

宋史及本集
附錄俱作問
字

字史不已下有
也字而未有
能達道者句
今命今數更
息寵過濫賜
與不節此三
者戒

字史之字是
以二字

亡為惧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何者
今上事累有以字
命今數更息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
之慎之在 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
事累有以字

陛下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 陛
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惧者以此夫命令

者人主所以垂信於天下也異時民間聞
朝廷降一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窈

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
下也命令輕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

獻忠謀者 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
則 陛下急務矣忠言者以 陛下信之不能
終願自絀其謀以為無益其命令數更之弊
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

事累及
中下者宋
史代從中而
下事累及
外從中者
事累及
事累及

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 陛下威柄自
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
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 陛下威柄自

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
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

事累及
中下者宋
史代從中而
下事累及
外從中者
事累及
事累及

事累及
中下者宋
史代從中而
下事累及
外從中者
事累及
事累及

事累及
中下者宋
史代從中而
下事累及
外從中者
事累及
事累及

事累及
中下者宋
史代從中而
下事累及
外從中者
事累及
事累及

陛下網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網紀

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日輕臣又聞

盡公不阿阿事累作抄朝廷所以責大臣今迺自以私

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正不私難矣此息

寵過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所以勸功也

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大臣臣之屬賜與過厚人

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

用之不甚愛恤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

不能詳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煩事累作

事累作宋史作大醫官立怪之

用事累作宿事累作興

即知畜於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用

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皆為賜予所費

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

感動耳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名之賜

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之憤歎人

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

事皆人之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

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

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

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網紀漸舉
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伏

隋惟陛下深察秦^隋愆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

新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

^{易事}則非獨賤臣幸甚寔亦天下幸甚干犯鈇鉞

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之至臣洙昧死再拜

上疏

論朝政宜務大体疏為進奏院飲會事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

州軍州事

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至治之本

在於務大体不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唐德

宗以察為明皆著訊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

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邪必察之非謂究

察隱微作為聰明者也臣聞詔獄所治類多

然均因醉飽之失發暖昧之罪臣竊以為過

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飭始終如一者皆純

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

士特者

效

尚輕頗或踈縱及稍貴重始自矯厲而能建
事功於世名節之効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
之情明主所深亮也茲事雖往臣所慮者上
下相伺動輒得咎刺薄之風寢以成俗於盛
明之世所損不細非特謂二三子也又比年
以來既行之息尚或中寢既用之法罕蒙開
釋豈搏擊之說易以進寬厚之論難為陳哉
伏惟陛下采漢臣窺私之誠鑒吳主校事
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諭凡臣下

有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誨侵害民物者勿復
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狗
私滅公此王誅之所先願陛下留神聰察
無志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聳而惡者戒矣
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擇幸甚臣洙昧死再拜
上疏

論朋黨疏

十一月日朝奉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
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

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之之而不能
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毆陽
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
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
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尔以陛下知
臣之明修等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
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文以
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

披終被

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
則存歿之息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
能已也以此而論則知任之為易終之寔難
可不慮哉屬聞毆陽修領使河北臣以邊事
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福
州未審襄以親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斥豈
一為字新據
墮去其上為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任京師不三四
字據是某字
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任京師者
孰不念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息哉則襄之

為字上原有
一為字新據
墮去其上為
字據是某字
之語

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
修葺之才，雖不媿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
於魏元成，則問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
也。伏惟念知之，已明任之，已果而終之
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修葺之賢，故恤
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修葺未
易于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息遇已
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
易辯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

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
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又詢於左右
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
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
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
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
不繫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
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
則所陳之言不蒙先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

聖明裁察焉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宋字正統多借
事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
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紫臣尹洙右臣聞聖人
鑒治亂莫如前代然於世易考于事易通則
莫若世數之相近者故周書無逸歷陳商主
中宗高宗祖甲之德不及虞夏臣以為方今
憲法前古宜在有唐之治之盛者在於太宗
舊史具存爛然可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伏

仙居一類者

惟尊號皇帝陛下詳延經生信尚儒術書
契之所傳縉紳之所道無不該綜浹洽窮其
淵源固足以順考古先憲章百代者矣竊惟
聖心所慕當追三代之盛而諸儒稱頌亦謂
比隆唐虞賤臣區區獨以為政教威賞未臻
乎正觀之治輒取唐史官吳兢所錄正觀時
事切于今者得十二事以獻伏望陛下留
神覽觀詳而思之勤而行之則正觀之治不
難企及由正觀以復三代繇三代以至唐虞

謂貞觀已
要

知渭州時
字宜亭臣
常務管

豈遠乎哉在免於初克於終而已干冒旒宸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論城永洛利害表知渭州時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同營
勾涇原路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
賜緋魚袋臣尹洙右臣得招討司牒奉朝旨
修永洛城事臣前得招討牒見朝廷罷修
北城人之感悅今曾未逾月復此興建無不
駭歎今與作之勞費用之先臣且置而不慮

失

者既城之後為害滋大耳臣竊較計利害為
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吳擾邊王
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者也雖用
兵有工拙然大概說者以眾寡之勢不相侔
也今涇原一路之兵可以戰可以持重為聲
勢者獨狄青所將之兵耳然不滿二萬其他
則城寨屯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動移此城
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賊至則所備益多所
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強敵勢此為害一也

於苦

山外諸城本無稅籍自西鄙用師大增屯兵
今平糴入中數且不足猶令諸郡輸送稅粟
僅有歲餘單弱之民寢以愁困此城既建須
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苦且
虞寇鈇之害倘復發兵援送則所費彌廣所
謂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為
害二也且朝廷命將出師勞弊天下禦之
不能勝緩之不能伏為我之寇讐者賊吳而
已西蕃種類與國家本無緘介之際今無故

新地作去
伏然似可通

攘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誅斬首級亦已數
百外不足揚威于賊吳內寔樹怨於種落非
計之得也臣觀古羗夷之為患多矣今西蕃
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仇怨不相
屬如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窳深
者必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歸
我歸則彼出動之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
我大兵然於疆場侵寇之患是更生一吳也
所謂為國生事而無損於寇讐此為害三也

賊吳前寇山外獨黨留麻氍部落氣數附虜
為虐不聞永洛種族藉虜勢為邊患也今則
通路於虜事已明白此城若建凡此種類必
召寇為援之為鄉導當是時少出外兵則不
足以應虜多出兵勝敗之勢未決臣恐山外
之危亡自茲而始此為害四也然建謀者以通
秦渭之救兵為國家之利此又失之矣夫救
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城永洛
虜知救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便地以待我師

且救援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與虜
較勝負者哉臣以此知永洛既城秦渭之救
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謂之無一利者也縱
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無益况分兵輸
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可驗哉臣聞拓
地廣塞鞭笞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強中國未
聞竭民力耗國用而以樹兵本兆袞階也臣
識慮淺近然在邊累歲耳剝目睹事頗習熟
又幸得以諫名官豈容嘿之無所開陳伏望

牴牾

聖慈博詢衆謀慎重茲役則不獨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謹具狀奏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劄子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遣將不當強而使之

乞減省寨柵

乞計置邊事特出睿斷

乞帥臣自募僉從

乞省寨柵騎軍

乞募土兵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臣伏聞近日軍机令中書與樞密院同共參議此誠陛下慮邊事之深也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每見兩府執政奏對不過一兩刺其間或進議除改或可否奏事未必專議遣

折道

防臣竊料西虜今秋以至來春必為大舉之勢若更使得志則陝右可憂臣欲乞每五日後殿進呈公事罷別於便殿延對兩府執政大臣參議邊事審料賊勢為守禦之略免使寇兵奄至臨時處置有失便宜如允臣所奏乞詳酌唐延英故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叔僉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畧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乞講求開宝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太祖統御邊臣之略輕其秩所以假其叙厚賜所以惜名器伏望聖慈延訪大臣講求開寶以前事則西部狂悖不足可平又聞陛下頃者多賜近臣飛白書被賜者皆為榮寵今邊臣日有奏請若事體當有更置者望陛下賜手詔數十字以示宸斷則聖神威略千里之外如在目前傳於軍中孰不盡歡此兩事乞由中省覽

論諸將益兵

臣竊見近日所委帥臣大抵以益兵為請朝廷既熟聞之必以為循常之談臣但慮眾說依違未能感悟

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數有限然事當應急必在枝梧昔秦伐楚王

接字

翦請兵六十萬有李信者請止用二十萬故秦帝不從翦言者謂信能任其事也然信果敗而翦終成功今兩邊諸將人皆請益兵

有嗣文

亦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李信者
尚敗事况強而使之北必敗之

又一首

臣竊以泾原一路俯近賊然境自元昊狂悖
未聞深求寇欽以臣料之必謂

朝廷怠於禦備乘此間隙勢將大舉若所道
堡寨委而不攻屯戍之兵止能自守未有以
待之也昨葛懷敏與臣言夏竦所將兵在泾
州止及二千益以懷敏所請之兵共未及五

千人若虜衆大至必當堅守臣所慮者不患
其攻城不患其求戰唯患其審我虛實知我
利害視泾渭之城為自守之壁引衆前進大
為俘掠則猖獗之勢未可輕也臣請益泾州
屯兵滿三萬騎五千俟虜之來或應變出奇
或分兵據險以逸待勞勝勢多矣縱使戰氣
方銳且堅壁自守賊憚我全軍必未敢南向
進字似不誤輕進則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事制置貴
在速決

論遣將不當強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邊將其中或應命而往非必
盡有決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
朝廷強而使之者以臣所見凡能自陳効用
臨事猶或敗衄若其預陳不能其任豈可責
以成功欲乞降

詔諸路大將責以禦賊之任仍令條上方畧
其所陳請望盡與應副若有陳不堪其任并
所說迂遠者乞移任內地

若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殿親聞

聖語以減省寨柵聚得兵在大將處最為急
務雖聞已命邊臣制置臣尚慮諸將各有所
執依違未決轉至遲久蓋緣賊兵數少其寨
柵亦可禦遏若大段兵至即全不濟事又分
却大將兵勢以此較量必合減自然邊臣慮
見將來小有寇掠必致不識事体之人言其
不合去却寨柵致得別無禦遏惧此歸咎遂

自務者

若

備

懷後慮臣欲乞專委近上臣察徃彼相度制
置所貴早聚得兵馬在大將處以為禦備其
臣前次上殿敷奏邊事
陛下諭臣以減省寨柵申明賞罰及禦賊之
備此數事皆臣口所欲言
陛下先發德音臣不勝喜然賞罰一事近日
數已申明其減省寨柵及禦賊之備雖聞
詔下帥臣其如至今未見次叙方今虜氣驕

是盛雖未來寇境料其侵軼之勢不越秋冬正

朝廷計置之時

陛下惜分寸之陰深為禦賊之慮况所更置
特出睿斷勿令淹久失於後時則天下幸甚

乞帥臣自募廉從

臣竊見近降

詔旨令舉膽勇武藝之士誠取人之急務也
然其中或武藝雖精而未能絕人或諳边防

精

臣

將抑

事宜而不通方略舉其人材未足應詔知而不錄又似遺才臣欲乞令在邊臣僚見總兵要者各許召募人作牙校軍將各自量定人數使其功效粗著即乞

若

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班行或列於軍校且令本處効用若改授內地應牙校等並令具名聞奏隨才錄用即不許帶行仍乞逐歲除公使錢外量有支賜以充膳給臣昨授命西行在西京已有兩人自言材勇乞隨臣同行

于邊上効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此揆度邊將募人其來必眾况自古將帥皆有部曲為之爪牙伏聞

太祖朝所任邊將李漢超郭進李謙浦童遵誨等位序未崇皆自募僉從為其親信先廟賜與既豐或更假之擢利此事當載國書伏望聖慈講求故事斷在不疑

乞省寨柵騎軍

臣竊聞西虜太率騎戰今言兵者皆知中國

於土
於願

馬力不能較其馳逐此知其利害而未盡其說今邊鄙所市芻秣其估甚重邊人畜馬為國家用者以利所誘必損其馬之食^所以鬻於官此不獨虛宴國用且又瘦瘠彼王良馬此甚害也又聞將兵者多欲增步卒不願遠發騎軍臣欲乞

詔逐路大將其本路合須騎軍具以數聞如是在騎軍已多即揀選駑弱者退還仍每揀一騎軍與添步卒二人補之不惟減省邊

費更兼益得兵數其沿邊堡寨本為守禦當在險固之地若虜衆大至必不耳與之卒地較戰所畜騎軍除合苗探報外近為無用亦乞移屯在大將麾下別以步人補其數

乞募土兵

臣竊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然怯弱者亦多未經訓習或聞便令戍邊恐臨戰退縮更至敗事臣欲乞下經州別立軍額召募兵衆武勇才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

於注

於錢

一、等便充本軍人員更不刺面第二等充十
將、虞候第三等充承局押營其兵士但取
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寸為限料錢
三百文至五百文為額唯乞優賜例物其節
級以上別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萬
人以此禦敵軍威必振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臣所請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至添置營房
支給例物其費不少臣請鬻民爵以致之夫

若

鬻爵者參用古義非知賣官之制只以入粟
百石五百石為兩等百石為下爵許用銀為
飲食器畜女使五百石為上爵許與本部七
品官接坐婦女雜飾用珠金皆罪及誑誤聽

於管

以贖論其貢舉人曾經州府省試州府吏人
至節員京百司補正名以上並准下爵例同
封給爵牒空名下諸州其入粟者經所在官
司陳牒即時給之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廣
南外其餘諸處其無爵僭有爵下爵僭上爵

諸科罪仍許人陳告賞錢百貫以犯事人家財充如允臣所議乞朝廷別定爵名應有條約比類詳定如此行之不益賦于農畝不重斂于富人所取者至輕所致者甚衆今鬻爵之地百餘州至小計之不減五萬當得粟五百萬斛每斛輸錢二百計錢一百五十萬貫如約以近限則數目之內此錢可足臣乞預借錢三千萬貫充涇原募兵候收到入粟錢却依數撥還其有餘

目錄日

數亦乞支充西邊軍州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一臣今所授經略判官凡是軍事當得參議其夏竦等如有處置邊事乞只飛奏恐

於若

朝廷未盡知得彼處事机臣欲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面陳事狀兼彼處城寨要害道路迂直兵衆糧運等臣尚未細知不敢輕有上言俟臣再至

奏

闕廷方敢陳奏仍乞降一付身劄子令臣取

執如允臣所請乞降
聖旨指揮

又一首

臣前次上殿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緣臣
是經略判官凡是軍机無不參預若得頻至
闕廷面陳事狀則邊臣合有更置事宜得以
運司及催綱官委曲敷奏若以外臣无例至
京則見今發運司及催綱官員皆得入奏伏
望

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奏狀

奏軍前事宜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戶等狀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泾原路相應廣築

兵馬亭制賊勢事

奏為近差赴廊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

奏撥往環慶路事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置行軍次第乞

朝廷特降指揮

奏為到慶州聞賊馬寇泾原路牒劉政

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泾原路事

奏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奏軍前事宜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簽署陝西經畧判官公

事騎都尉臣尹洙右臣昨到廊延体問昨來

六月中差撥兵馬往諸寨並不曾得見賊眾

當盛夏之際疲困都人馬虛費國家錢物不

大臣竊揆遣使之時賊兵尚在境上陛下

深憤諸將畏怯不能齊心出師遂使塞門一

寨數月嬰城終至陷沒皇情軫惻專降詔旨

其如兵者詭道貴在神速千里制勝恐後事

机伏望 聖慈今后軍旅進退乞不直降

宣命况臨時應變主將之任豈可賊兵寇境

都上下行
有脫文

狀懼

更候朝廷指揮若涉逗道即乞嚴行朝典
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論金明寨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到金明寨問得添修舊城
次第已于九月下手修築新城臣不知新城
利害但以功料計之舊城計功二十萬見役
兵夫不及五千人須四十餘日方成新城計
功五十九萬七千須一百二十餘日方成即
今趙振等所屯兵馬一萬餘人日夕披帶以

若

備非常加以霖雨自延州轉般糧草凡九次
涉水方到金明兵衆暴露惟宜責以近期若
或更張必是遷延至冬轉恐不易臣初聞移
改新城尋知張存己有奏論臣比不敢更煩
聖聽及臣自金明回又知再降劄子兼內臣
相次到州切慮依稟聖旨須至改移伏望
聖意詳臣所奏早賜指揮

代延帥作四字
應考方臣

奏閱習短兵狀代延帥作

臣竊見諸處馬軍每一都搶手旗頭共十三

人其八十餘人並係弓箭手步軍每一都刀
手八人槍手一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係弩
手其弓弩手更不學槍刀雖各帶劍一口即
元不係教習又弓弩每至夏月更不教閱當
戰陣之時或遇險隘弓弩施為不得須要短
兵相持其弓弩手既不會短兵束手受害遂
多敗覆臣今往边上逐處便一面指揮馬步
軍除弓弩外更須精學刀劍及鉄鞭短槍之
類所貴施為弓弩不得處便有短兵之利可

不甚可解

以取勝又免至夏月廢却教閱更乞早降
宣命指揮下逐路部署司休稟仍乞於試中
武藝使臣中選十人下都部署司分擘边上
監教貴得早見精熟取指揮

奏論戶等狀

十糶于

右臣竊見陝西坊郭第一等人戶中甚有富
強數倍十畝者每至官中科率只一例作一
等均配其近下戶等極有不易者今臣欲乞
于逐州第一等戶中推排上戶家產比類次

下同等人家產一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戶
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強戶五倍以上者定作
極高強戶今后官中凡有科率其近下戶等
大段減得數目祇應得前如久臣所奏乞下
陝西都轉運司委轉運使司巡歷所到州軍
與本處同共定奪无致別有搔擾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泾原路相應廣發
兵馬亭制賊勢事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僉署陝西

經略安撫判官兼參議都部署司軍事騎都
尉賜緋魚袋臣尹某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
令赴延州與范仲淹同共計置行軍次第
尋于正月六日到延州得其牒曾乞奏由此
一路未議攻討已奉聖旨作臣尋具狀申
經略部署司將元計置廊延路軍須物色并
分壁軍馬並那戒赴泾原環慶路去訖切緣
臣昨與韓琦赴闕進呈夏竦等所定攻守二
策奉聖旨依所定攻策施行即廊延源原兩

路俱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側近族
帳不作大舉之計今來廊延路既別有孽畫
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側近路分別無許伐
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乞令環慶路准備行
軍次第况慶州柔遠東谷等寨所接罪界一
帶族帳不少並在一二百里內不至遠涉沙
磧如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足以牽制賊
勢又昨來計置廊延路軍須器械不少如却
移撥應副不難辦集臣已具狀申本路經略

副使去訖伏望 聖慈早降指揮謹具狀奏
聞

奏為近差赴廊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
撥往環慶路事

具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置行軍次第者
右謹具如前臣尋于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
見范某計議軍須別未有言語次日只與葛
懷敏已下商量出軍次第逐官雖有異議者
臣執言所降 朝旨已定遂不敢別有異同

兼葛懷敏等

兼葛懷敏等革定到行軍圖子一面又至次日范某方言近有劄子奏乞由廊延一道為進貢之路未行攻討如歲時无効威加未晚奉 聖旨依奏自来為待出軍修復城寨牽制賊勢恐諸將緩于治兵所以未曾說與有北上項 聖旨指揮尋牒臣請詳 聖旨施行至二十九日夜保安軍狀報前寨門寨主高延德自西賊處來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奏自後范公與諸將只擘昼禦備及出軍修

公恐是其

西將高

復城寨不兩量入界次第兼臣未到延州聞范某已奏將元搆定廊延路驛子只要三千頭臣深慮 朝廷以廊延路既不入界公討又見戒着驛子数目却于元定下軍須兵馬數内一例戒省又緣夏某等所定攻策廊延涇源兩路俱合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族帳切慮涇源路將來出兵陝西路分別兄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及乞將元搆定赴廊延路兵

足極无

馬軍須等却移撥赴環慶路所貴與涇源路
相應廣發兵馬以分賊勢輒具狀申 奏去
訖今准都部署經略使司牒緣已奉 聖旨
議定攻策所乞改差兵馬赴環慶路難便專
擅移易者臣又恐日逼若更迂延即廊延環
慶兩路俱不備辦得進兵之次第轉見悞事
已具此申都部署經略使司去訖伏望
聖慈詳酌臣前奏狀內事理早降指揮謹具
狀奏聞

若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
朝廷特降指揮

今准陝西都部署牒劫緣廊延係先得 朝
旨出兵路分今已備及時日却有異議請一
依元降 聖旨於廊延計置出兵准備起發
無致任事者臣尋備錄申范某請詳都部署
牒內事理施行今准范某牒當所前來依安
儀利見并依本司攻策用三二月入界申奏
尋又有一劄子明言別一見乞由此一路未

狀

皆於加前
其篇首

行討代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歲時無効威
未晚奉 聖旨依奏况後來尋覓到蕃漢
知次第人根問入界道路方見得緩夏以來
橫山蕃戶多在崖谷深處冬有堡子守隘自
家兵馬若只行川路即並無所獲如入隘打
慮又兵多則難進兵少則易斂所以不敢固
執前議却計置出兵于極邊廢寨中擇有利
者脩復亦足牽制使賊界東路兵馬不敢併
力而去所有環慶路若便深入則地少水泉

今却問得有側近蕃寨可以攻取兼與泾原
相近足為聲援仍乞 朝廷指揮諸路穩審
進兵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貴持重不損
國威當所又如此孽畫申奏去訖及已得前
來 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 朝廷其
從黜削即准以依違恐誤大事臣已依此事
由申奏并牒夏某韓某去訖者
右謹具如前臣看詳上項范某牒內事理更
難以催促計置軍行次第又緣諸路出師日

占似亦通

雖終離

逼智且在延州必慮端坐虛占月日况環慶路依元奏攻策淺攻側近族帳亦合預先計置行軍次第臣已于二月十五日起雖延州赴環慶路計置次第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牽制賊勢不使併兵涇原有誤大計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為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

政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今月二十二日到慶州據經略使韓某差來

狀來

指使李貴稱今月十九日賊馬再來侵擾列碯堡見今鎮戎軍主兵官員只有朱觀一員者右謹具如前臣勘會鄜延路都監劉政准經略司差權環慶路都監近自延州與臣同到慶州今采鎮戎軍事宜緊切兼又少闕主兵官員已牒劉政乘遞馬與臣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去訖伏乞朝廷更賜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帶躬待

今月二十二日據抽押兵士殿直蔡從狀申
稱准經略副使韓某指揮于環慶路抽撥安
塞等四指揮兵士赴鎮戎軍數內先次交割
得安塞報武兩指揮所有蕃路保捷兩指揮
見在西谷柔遠兩寨蒙部署司見去句抽者
右謹具如前勘會韓某牒內稱今月二十一
日賊馬在劉碯堡未退事宜緊急切要兵士
使喚若伺候柔遠西谷抽到上項兵士更須
帶三日必慮有誤軍期臣等尋牒環慶路部

署司只于在州差撥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
兩指揮充填蕃落兩指揮已差人管押赴鎮
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為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臣昨在延州陳金湯一帶族帳可取之狀親
到番官胡誰諤本族及與西路都司巡檢劉
政狄青商量到事狀具奏聞乞候到懷慶
路與本路官員同共商量別具申奏臣尋于
二月二十一日到慶州得知山外敗血兼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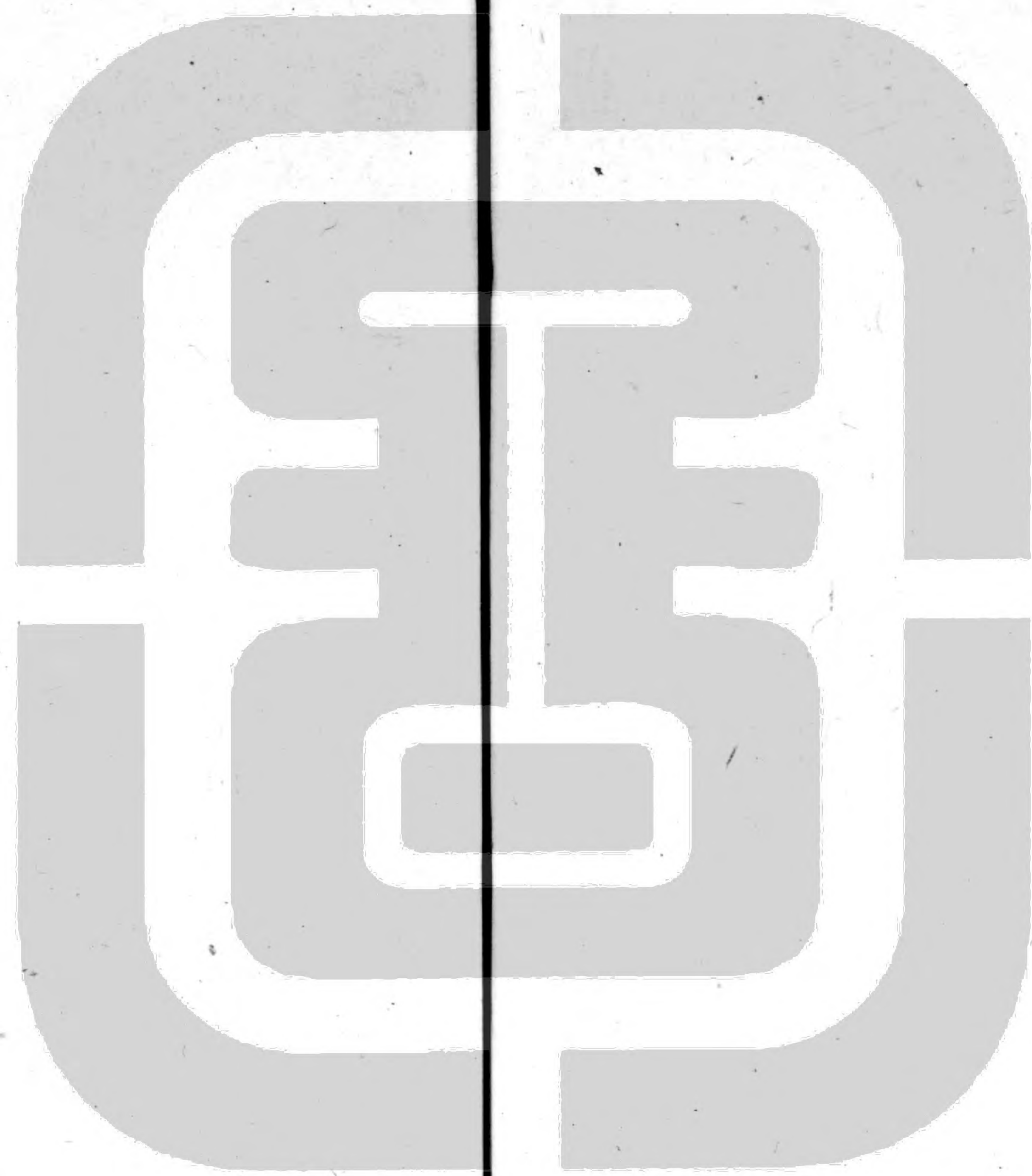
累似不候

經路
米糶

米糶

路三兵官員多在外寨駐劄臣遂經米鎮戎
軍今來鎮戎軍事宜稍息見發赴永興軍候
見夏某子細陳述上件事机乞相度施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程